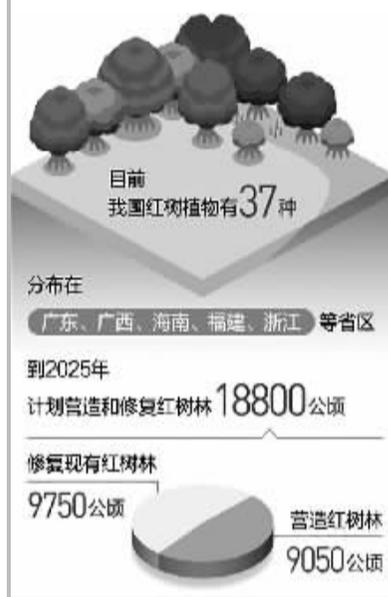


到2025年,我国将营造和修复红树林18800公顷 红树林保护有了“路线图”

到2025年,我国将营造和修复红树林18800公顷,其中,营造红树林9050公顷,修复现有红树林9750公顷……近日,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《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(2020—2025年)》(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),旨在严格保护现有红树林,科学开展红树林生态修复,扩大红树林面积,提高生物多样性,整体改善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。



生态状况有所改善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

红树林生长在热带、亚热带海岸潮间带,和珊瑚礁、盐沼、海草床等并列为重要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,在净化海水、防风消浪、固碳储碳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,被誉为“海岸卫士”“海洋绿肺”。涨潮时,大片红树林会被海水淹没,成为鱼、虾、蟹、贝类等生长繁殖的庇护所;等到海水退去,红树林又会成为各种鸟类觅食的天堂。

目前,我国红树植物有37种,分布在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福建、浙江等省区。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司长吴志民说,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下,近20年来,我国红树林面积稳中有升,2019年增加到约2.9万公顷,红树林生态状况有所改善,“但也应该看到,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还存在一些问题、面临着不少威胁”,这些问题和威胁,在《行动计划》中都给予了重点考虑,将采取具体行动逐步解决。

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

修复司司长周远波介绍,《行动计划》以2020—2025年为实施周期,明确了预期的工作目标;针对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,提出了7项重点行动任务。

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“一张图”严格监管

自然保护区是红树林保护的重要渠道。我国现有红树林分布的自然保护地共52处(不包括港澳台),在这些保护地中,红树林面积为15944公顷,占全国55%以上。如何更好发挥自然保护区的作用?

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袁继明说,我国红树林保护地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滨海地带或海岛上,所在区域人口密集,经济发展迅速,“一些保护地还存在管理机构不健全、监管力量薄弱、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,划而不管、管而不力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。我们计划在当前正开展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中,严格控制将保护地内适宜红树林生长的地块调出保护地;并建立红树林资源动态监测技术体系,开

展专项执法督察行动,加强红树林保护地的监管”。

《行动计划》提出将红树林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,并明确了相关管控要求。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孙雪东说,红树林根据生态系统功能,分别属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一般控制区和一般管制区,将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管理,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严格监管。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督察,确保红树林面积不减少、功能不降低、性质不改变。

科学修复、重点保护 保障生态修复有序推进

在我国红树林栽植的北界——浙江,得益于近些年的滨海湿地保护和海岸线整治修复,在全球红树林递减的趋势下,当地红树林面积却在逐年递增,如今累计种植面积达到2万多亩。

红树林种植成活率和保存率,是影响红树林修复成效的关键问题。以前,一些地方因不注重科学性,出现“年年种树不见树”的情况。《行动计划》提出

到2025年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的目标,那么,如何在实施过程中保证生态修复的科学性?

“要解决优良品种培育、病虫害防治、外来有害物种防控、珍稀树种保护等难题,并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技术、规范、标准体系,通过科学技术的突破来带动和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。另外,还要加强红树林的后期管控,使红树林前期有人栽、后期有人管。”周远波说,要全力保证红树林科学保护修复,采取自然恢复和适度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,对红树林进行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。

按照《行动计划》,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等沿海5省区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红树林修复项目。为在资金上给予支持,自然资源部将利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的中央财政资金渠道,支持地方开展红树林营造和退化红树林的抚育、提质改造等修复工作;在今年“蓝色海湾”整治行动项目安排上,自然资源部和财政部投入6亿元,用于支持相关省区开展以红树林保护修复为主体的项目。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为救鸟儿让盗猎者的枪口对准自己

“‘鸟爸爸’又去看鸟啊!”乡亲们纷纷和王林远打着招呼。应着呼声,四川省隆昌县爱鸟养鸟协会会长、环保志愿者王林远如往常一样踏入山林里。从2002年他投身鸟类救助开始,在过去的6000多天里,鸟儿悦耳的啼鸣成了他生活的背景音乐。

王林远不是鸟类学家出身,也没有受过专门的生物学教育,刚开始救助鸟类时,他甚至分不清不同品种间的差别。但他却将救鸟护鸟当作一生的事业,十八年如一日地坚持,从单独行动到成立起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,迄今为止,仅救助放生的鸟类达3000多只。

远近闻名的“鸟爸爸”

“只听‘砰’的一声,一只小鸟掉落在我眼前。”1997年,还在上小学的王林远在上学途中亲眼看见了有人射杀小鸟,让他心疼不已。

几个月后,他在菜市场看到4只毛茸茸的小鸟,立即救了下来。拿给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一看,发现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——猫头鹰。

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救鸟。”此后,王林远开始了他与鸟类的不解之缘。

仅有热情,没有方法是不够的。有一次,他救下了一只小鸟。“放飞之前,我在它脚上套了一个脚环,方便下次相认。”没过多久,他意外地又见到这只小鸟,但小鸟被鸟网捕住,刚解救下来就死去了。王林远很自责。他总觉得,只有他做得更多,才能让受伤的鸟类有机会重获生机,重新振翅于山林之间。从那时起,他便潜心研究如何救治鸟类。

研究愈深入,他愈认识到鸟类之于人类的重要性。“麻雀是益鸟,它们吃更多的是农作物上的虫子。”王林远告诉记者,小鸟吃掉植物上的虫子,能减少农药喷洒,保护食品安全。

“还有些鸟类可以间接减少疾病的传播。”蚊虫叮咬是传播疾病的主要途径之一,尤其在流感季节,影响甚广。有些鸟类比如燕子、林夜鹰,爱吃蚊子和苍蝇,能有效减少病毒传播。“鸟类对我们人类的贡献如此之大,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。”

这些年来,他一直专注于鸟类研究和保护,渐渐有了影响力,成都、重庆、山西、江西、贵州还有云南……越来越多的人不远万里专门把鸟送到他这里救助。“很多人看到受伤的鸟,或者有人违法架设捕鸟网,都会联系我。”

后来,鸟越来越多,以至于

他自家房子根本住不下这么多可爱的生灵,“有关部门就为我提供了一个小房子专门救助鸟类,我成了鸟类福利院院长。”

因为王林远对鸟的关心出了名,大家给他起了个亲切的外号——“鸟爸爸”。他很喜欢这个称呼,“虽然为了救鸟付出了很多时间、精力、财力,但只要看到鸟儿自由地飞翔,我就觉得快乐,特别值得。”

从一个人到一群人

这条路上,并不总是喜悦的。困难与艰辛时刻伴随着,甚至还有危险潜伏。

“他直接把枪对准了我的脑袋。”2010年的冬天,王林远在古宇湖巡逻的时候,发现盗猎者拿着一把猎枪对准了田里的野鸭。“我快速地跑了过去,对那个人说,不能射杀野鸭,这是野生动物,我们要保护。”但盗猎者非常强势,根本不把王林远的劝告放在心上。“在我和盗猎者理论的过程中,他拿起了枪,我快速把枪管向旁边一推,枪响了,也惊飞了田里的野鸭。”

这样的事偶有发生,但保护鸟类的决心还是战胜了恐惧。“我也怕遇到盗猎的人,可是我必须阻止他们,拆掉他们的捕鸟

装置。”王林远说。

“更多时候,是盗猎者蹲我。”王林远说,“就算再危险,我还是会去的。”

就这样,他一直奋斗在保护鸟类的最前线上。但一人独行,总有力不从心之处。后来,他在电视和网络上,看到有地方的爱鸟人士自发形成了爱鸟协会。王林远下定决心,要发动更多人一起参与进这项事业中来,把救助鸟类变成一个专门性、组织性的活动。

2015年,王林远成立了四川省隆昌县爱鸟养鸟协会。“我基本上把所有积蓄都投入其中了。”随着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完善,对生态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,加入协会的人也越来越多,医生、工人、农民、警察、教师、公务员……现在,协会会员已达351人。

人多了,能做的事也多了。“我们组织了一支志愿队,到每个村庄去宣讲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重要性。还加大了巡逻范围,加强了捕鸟网的拆除力度,加深了对执法部门的协助。”

保护生态环境,惠及子孙后代,这是“王林远们”所努力的方向。

念念不忘? 必有回响

在打击违法猎鸟过程中,王

林远被车撞过、被蛇咬过、身体受过伤,脸上挂过彩。身为厨师的他,还因拒绝烹饪野生动物而屡次被餐馆炒鱿鱼,但他从未放弃过爱鸟护鸟的信念。他仍热爱着这份慈善事业,并将它作为一生的目标。

王林远的坚持逐渐有了回音。“以前我们一年要拆除几千张捕鸟网,但现在一年只需要拆100多张。在古宇湖栖息的鸟,从最初零星几只野鸭到现在数以万计;从只有一个品种到14个品种。今年初还发现了野生白天鹅。上一次在这儿见到白天鹅还是10年前呢。”

“以前有人觉得我是多管闲事,现在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。”王林远说,疫情之后,人们更加意识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,也更理解他为何执着于这项“不实在”的工作。“现在我走在路上,会有陌生人竖起大拇指给我点赞,以前曾嫌弃我的人,还主动问我鸟的品种和生活习性。”

为仍执着于保护生态环境?王林远给出他的答案:“人的生命很短暂,活着时一定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努力,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,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。”

(据《瞭望》新闻周刊)